養知書屋文集

養知書屋文集卷五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重刻夏忠靖公集序

吾湘人文至宋始顯　四庫全書所錄同文館唱和集鄧紳伯集世無傳本明忠靖夏公集傳至於今四百餘年　國初學博詹屺望士懿刻藏其家今亦無存訪之公裔孫輝南得其本凡六卷後附遺事一卷葢明刻本相承如此而詩爲多雜文獨有贊頌及表一通大都應制之文而一出之和平沖夷想見盛世雍熙之化從容涵濡納之太和其意充然有餘也公歷相太宗仁宗宣

宗於時政多所參決史稱其掌戶部詳定賦役諸制建白三十餘事其後益請裁宂食平賦役嚴鹽法錢鈔之禁廣屯種以給邊蘇民振饑浙西奏免召耕淤田弛其利與民及會議不當用兵沙漠並關天下大計而其章疏皆不可見獨河渠志載其治水一疏亦略而不詳而於吳淞上下游水勢及疏瀹之宜能舉其要而規其大蓋公於國計民生周知博覽窮盡端委期使其利溉之天下被之無窮不自以其文炫燿於世略可見者身際太平之世導揚盛美涵泳性情用示休和而已至其措之政事垂之憲章廓然一視爲天下之公於身若無所

與是以其文闇焉而不章其斯爲國之元臣與同休戚
利病而無假於其名者也而使後之人流連慨慕求公
政術之施因文考事彷彿其用心不可得亦豈非人心
之公之終有未慊者乎既求得公遺集謀遂刊而存之
以廣其傳而益憮然於其時優游夷愉之風以太宗之
厲威嚴督責無所寬假而其風益厚滋培醞釀爲有由
焉嗚乎是可觀也矣時光緒八年歲在壬午秋九月

夏忠靖公立身訓跋後

夏忠靖公集六卷刻於康熙四十四年教諭詹公求之
監利夏士英家得所爲百忍贊立身訓二篇附之雜著

中葢明刻本所無也其立身訓二十六條隨所見錄之
明通婉摯具有本末實開辟胡諸公語錄之先聲詹公
於此通爲一篇於文爲不類今稍條析分列坿諸遺事
之後明史傳贊於公及忠定蹇公推本太祖樹人之效
考其政績僅一治水吳淞餘無卓卓可紀者獨筦度支
二十餘年外周臺省內參機要隨事納忠退而恂恂若
無所與言者謂其與文貞楊公尤持大體方太祖太宗
相繼以嚴急爲治公彌縫匡救以德量綏輯天下卒用
其力以成仁宣之治含宏光大保合太和其在朝聞一
善必採納之有小過爲之捍護以能興起一時人才養

成敦龐博大之氣嗚呼此公之成績史無可書而天下之蒙澤乃為深且遠也所為立身訓皆其體之身心驗之民物深造而自得者而一以約己容人為心其言淺近而可思別錄為一卷期使學者覽之得所啟發而亦以推知公學問淵源之所自光緒八年冬十有二月

重刻安愚齋文集序

嵩燾校栞忠靖夏公集成顧念　國朝人文遠過明代就所知者若蔣天植之棻朱子昭之宣王朗川之鈇徐遯齋世佐張百川廷祿曾南坡過唐陳同甫覺民周禍梔嘉緗黎素盦彬楊木盦先鐸張子任學尹左仲基宗

植皆得讀其詩文以爲難能而二百年來湘人能文者獨推徐遯齋及周半帆先生遯齋文雄奇奔放不可一世琹行者至六十卷之多先生書味盎然平澹安愉志和而音雅吾嘗以湘人之文遯齋及先生擅名一時而仲基爲之後勁湘人之詩晚得吳伯翼淮李枚生杭最其傑出者而先生爲之先聲是以湘人語文章之盛無過先生先生與其弟默耕篤志古學皆仕爲知縣號循儒吏而先生脩然塵俗之表年未五十以母喪去官遂不復仕用經術講授鄉里是時府縣初立書院多求大師耆德爲之都講書幣相屬於庭於是先生之名日盛

而文亦日充然有得也君子之學無間窮通得喪其中誠有快然自足者推而達之於人與所以自淑其身各視其境之所值均之寓也必有得於所寓之外盡人世之所營營無足以累其心而後有以希乎古而斷至於久遠雖其得志行道極富貴之娛亦豈有加於毫末哉而視人世之殊榮超然無所屑意彼誠有足於其心者也故子於先生之文尤有取重焉始先生之文刻藏其家其孫昌輔徵君諤枝又援得其遺稿若干篇意或先生之所刪削而文固各有意旨可觀仲基嘗爲之審訂以授嵩燾謀更裒行之至是並以授之梓人蓋先生遺

文流傳且百年爲時矜尚而所存止此詩文小道固若是難哉仲基既卒吾湘能文之士益衰落矣此又可歎也時光緒八年歲在壬午秋九月

唐慤愼公省身日課序

道光甲辰乙巳間謁鏡海先生京師見所著省身日課因論君子三戒之義與時盛衰者氣也其心馳騖三者之中不與時盛衰也惟克治深者其初若拒堅敵以強力勝之久而渙然能辨其非又久而夷然無所攖於其心默自省念七十年於此三者幸知免也當時以先生道充學裕必有殊異而所言平易如此退而讀其日課

之文乃知先生之學之積惟在日用行習之間辨之明而守之嚴雖極語默之微辭受取與之節以道權衡較其毫釐分寸一有出入卽於事有違而心之獲戾滋多日省身云爾者極萬事萬物之變皆約而反之一身其析義之精與其審事之當自先生視之一皆切近於吾身而天下事物之待理者求之一身而固無待於外也宋明以來語錄之書皆各有其心得而理道本無二趨行亦皆有塗轍無紛歧故常若其言之有因襲先生用以省身由其體驗所及與所讀書應事交相印證以是居之安而資之深自然溉於人心深求其立言之旨益

信其言之切而味之深也是書始刻之金陵凡四卷板燬於兵晚年續編九卷其孫繩武紹武檢其遺稿又彙次爲一卷通爲十四卷授之梓葢自兵燹之餘流離轉徙之中皆其省身之實功無間於須臾至屬纊而後已生平所著書甚多而勤一生之心力以自證其所得其爲學之篤與其德之所由成皆於是書徵之紹武兄弟援輯審訂使其書終以有傳稍存先生學行之梗概裨益後學亦可謂有後也矣丁亥夏五月

劉蕺臣尚書疏稿序

章奏之有專書實始陸宣公奏議歷宋而著錄日繁然

漢書藝文志已有議奏三十九篇奏事二十篇附之春秋家議奏十八篇附之論語家葢春秋記事論語記言班氏準古左史右史之例就秦漢閒進奏之文分錄之所由來遠矣自前代疏議存者皆以歷官年次爲程亦或因事爲類大都議論居多其施之事者亦但詳其措置之方而不必盡具成效故雲貴總督劉公奏稿若干卷起官雲南巡撫時前後十餘年所言多用兵方略及戰功顯著者葢公以諸生起一旅從討賊轉戰川陜滇黔其立功川陜最著以統於疆吏不能著之章奏其章奏實始雲南故其陳述兵事偉矣而在公則技餘也明

史稱譚襄敏公沈毅知兵朝廷倚以辦賊始終兵事垂三十年所著奏議曰閩稿曰蜀稿曰薊遼稿多陳論兵事之文公所爲奏議近之然襄敏官台守及浙江右參政爲時無幾其事蹟多在撫閩以後公積功至巡撫賊勢已就平矣故其戰蹟不列之章奏者爲多而章奏所入反少要其所述一皆行軍實蹟而功效亦以見焉則猶班史春秋記事之遺也冡君紹臣觀察裒輯其奏稿授之梓人而屬李幼梅觀察以編次校勘之役卽其所陳兵事省括事機之緩急測量地勢之險易應幾觀變以赴事功所爲發揚蹈厲贊成中興之業者亦略具乎

其中嵩燾論次其大旨著之於篇俾覽者詳焉時光緒十有四年歲在戊子春正月

汪氏遺書序

汪鐵珊太守輯其先世詩文著述起明萬歷之世訖我朝道光咸豐間彙爲巨册題曰汪氏遺書刻成以示嵩燾序而行之竊惟國家敦龎博大積累深厚莫盛於雍乾之世人才蔚然抉經史之奥集文學之成翕聚吳越千里間汪氏於時亦稱最盛上湖先生主東南壇坫曾裒輯其高祖然明先生逮下三世梅坡穀亭雲尺漚亭諸先生遺詩爲春星堂集十卷並所著書八種付

之梓迨道光初年裔孫水亭先生復掇集上湖先生遺著及歷代詩文雜說刊於珠江於是汪氏家集遂盛行於世夫世運有盛衰故家望族流傳遠近旋盛旋衰又有厚薄之等科名仕宦積至三四世斯已難矣文章著述累數世以集名海內與科名相耀又倍難焉汪氏為歙巨族仍世仕宦有聞其遷浙之杭州實始然明先生一傳至徵五先生順治戊子科舉人丁丑成進士仕至湖廣按察使厥後相繼掇科第入詞館穀亭雲尺漚亭三先生以兄弟同中康熙庚子乙科雲尺以第三人及第尤為士林佳話上湖先生刻其先世遺詩歷數傳而

水亭先生繼之又歷數傳而太守於刦灰之餘蒐羅先緒附以羣從詩集約二十餘種刻爲汪氏遺書而見於序目散佚待續者尚十餘種積八九世之留貽更歷兩朝三百餘年之久而勿替足見汪氏積累之厚屢經兵燹而世澤之流傳先靈之呵護轉增多於舊刻太守紹述之心勤而益篤尤人世之難能也抑尤有異者自梅坡先生以逮上湖先生生當極盛之時優游愉夷歌詠昇平志和而音雅於事宜然然明先生處明萬歷之末國勢日蹙可憂者多矣而澹定沖和流連詩酒志意有餘所交游若陳眉公董思白黃貞父皆著人名德相從

湖山觴詠之會窮極懽娛豈其沈冥衰叔之世和光同塵於時事有不屑意者耶不然則是其志廣意闊游心萬物之表其量之所及固遠也傳流數百年而世澤且未有涯豈無自而然哉世會之升降繫乎人心使賢者懷輕世肆志之意極所處之艱虞而與人相適與時相忘此亦足徵世變矣時光緒十有二年歲次丙戌秋九月

祁陽陳氏清芬錄序

祁陽陳文肅公一代名臣其由庶吉士授編修在乾隆元年歷歲戊辰遂以吏部尚書爲協辦大學士總理軍

機相距纔十有三年敭歷中外功施爛然公之才望所以宣力國家誠不易幾而　高宗之明聖於公爲有深契盡一時艱鉅之任畀之而不疑葢亦極古今遭逢之盛矣其後子孫之繁衍科名仕宦百餘年相接續一本文肅公之世澤流風餘韻延美於奕世仲英太守奉母喪營葬祁陽裒輯其先世序傳志銘推原本枝始自文肅公外不旁及命曰清芬錄用陸士衡之文以志世德也如伯言之幹略幼節之忠貞史傳所紀世德孰與比隆哉文肅公其近之矣明世司馬晰著涑水源流集略去司馬文正公已十七世備載其系籍及諸紀述然其

傳固遠矣又益展轉異籍太守亦寄籍順天而上距文肅公四世其家世又皆有行義可紀是其所述錄爲近而歷數傳以承其休風又更顯而文也嵩燾爲述其略以表其家世之光榮昭示無窮時光緒十有六年歲在庚寅冬十有二月

黃海華先生玩靈集遺詩序

詩內原於性情外通於政事情感物而機應焉而文之以言辭聲成文而音生焉而申之以詠歎皇古以前文無傳傳者獨古歌謠猶可推見其世以知其治是以文字之原肇始於詩周官以樂德樂語教國子興導諷誦

詩之節也蓋自周世文盛之時涖身課政以詩爲衡徵惡貞淫於是見焉而因以爲法戒則詩者爲學始終條理之事也由漢以來學士大夫下至委巷草野莫不能詩世愈變文愈煥而辭愈濫得乎性情之摯者葢少通知古今治亂之原以措之事抑又少焉然則詩教愈昌而所以名詩之旨或將愈遠而愈晦矣乎海華先生兩湖詩人之傑出者也始游京師官國子助教以詩名京師嗣爲同知湖南南士能詩者無敢與先生比並則以詩名湖南其後官寶慶官永州屢攝縣事典郡凡爲利於民者靡弗舉也爲病於吾民者靡弗釐而正也於是

又益稱先生能吏不徒爲詩者夫苟知詩之旨則康成氏所云源流淸濁之所處風化氣澤之所及一依於詩託於異世誦而聞者猶辨知之姸媸得失之在身形之爲詠歌沿之爲興革謂詩與政之有歧分焉非知詩者也先生詩手自審訂刊行者若干卷人知貴而重之矣晚年以老乞休大吏重倚君不允所請先生因吏爲隱徜徉容與又十餘年裒輯所爲詩四卷曰玩靈集以自寓其意嵩燾識先生久矣自海外歸尊酒唱和得數與焉讀其詩惓懷朋舊感傷時事無苟作者而一出於性情之正所言皆有以內得於心曲折以盡其意其旁薄

鬱結又若極其才力所極而內自悲焉常任意餘其辭
卽嵩燾崎嶇海外言之若甚有不適者每爲旁皇興起
不能自已然則先生爲人與其行政之美其自得於詩
也深矣嗣君幼海刺史謹踵刻之附先生前集之後嵩
燾爲發明詩之爲道之所由成以見古今詩人彌綸天
地而不敝者其必有合於是者也光緒十有四年歲在
戊子春二月

小琅環園詩集序

咸豐丁未嵩燾以進士入翰林於時年二十九所與偕
就館選往往齒少於予嘉定張君東墅年尤少文尤高

其家固饒也東墅罄所有揮霍無所惜益自豪於詩酒其爲詩瑰奇綺麗淵乎其若思沛乎其無窮予既多其才而壯其志氣又快君履境之豐足以發其文以爲若東墅者天之所篤厚者也已而兵事起天下擾亂東墅以知府待闕湖南所爲詩益多名亦益盛而稍稍憂貧雖甚豪其心意常若有鬱結不得發攄既屢典大郡得盡其志東墅一意孤行沈敏有制凡諸舉錯視事當否不顧上官喜怒益務爲延攬高才秀士括而有之與爲磨礲贍給親舊無依者一竭其心力所至無絲毫顧慮以是貧日甚而其志意亦稍摧落矣晚乃晉階爲觀察

使居邸舍廚供或時缺乏之而所資養及推食以食常數十百人亦或相對不能舉餐東塈夷然不爲念與人爲質劑有得則徵歌命酒號召賓客賦詩極歡旣盡亦輒已終不知有人世憂患事君旣不得於時視今世所爲固不屑意益自憤而詩益進爲閎肆沈鬱自負一時作者方君少時知君者謂宜貴顯有名於世雖君亦不自度其迍邅若此也然使君馳騁功名之會不必能積久以自得於詩抑稍持盈而取約焉自處充然有餘不爲貧累也而君自適其意無擇於人無撓於物日契契焉取人之嬉伣孤嬛以私之己而忘其身之勞與所施之

有窮也莊生之言曰其爲人也太多其自爲也太少是豈有樂於憂思匡維終其身而無悔耶吾誠以是悲之惟其不騖於競馳以自得於所好此君之所以賢而詩之所以獨至也與東野既卒江夏黃海華都轉義甯陳右銘觀察及其門人瞿子玖學士相與醵歸君之喪武進劉詠如太守獨任刊君遺詩然則君窮於時而將有不窮於後世終以得之友朋之力君其可以無憾

言靈笙琴源山房遺詩序

吾楚詩人莫盛於潭卽吾三十年所習於潭亦獨多而與言靈笙孝廉生同時游同方獨不得見而讀其詩孝

廉殤十餘年其子樹勳爲吾治水師韶州捃其遺稿丐予校定始得受而讀之其平生重交游氣誼言詩專主東坡七言古變化流麗爲得於東坡之深者五言清深婉約氣局稍別詩存者無多而於家庭朋友之際情深而文明悱惻而芬芳非獨其詩淡遠可誦其於人也亦賢矣聞諸康成鄭氏之言曰伐木廢則朋友缺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谷風之詩作而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詩教之盛衰繫於朋友其尤鉅哉至於桑柔而世益降詞益危推究其極曰朋友以譖不胥以穀於是賢士大夫岌岌無以安於其時而進退維谷矣漢唐以來

當其盛而敦龐博厚之意多值其衰而噍殺粗厲之音作其得失有不爽者詩人心憂其失道也以是懲而戒之洒水之言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讒言者無實之言也君子失敬而讒言作朋友之道若詩之教微矣末世賢者處朋友之交聞此亦知愧矣吾讀詩求盛衰理亂之原深有悟於朋友之義抑亦詩教之大者也孝廉既窮困不得志於時鬱鬱以殤而覩其詩獨於交游離合死生之感愀乎其有思也睪乎其有望也無有刺譏諷諫憂時憤世以亂和平之聽者傳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孝廉詩如是志可知矣其斯有得於溫柔敦厚之遺

者與序而行之亦爲世之處朋友者勸焉

趙振卿一鶴山房詩鈔序

望溪方氏有言詩雖小道然其本於性質別於遭遇而達之學誦者非盡志以終世不能企其成同年友趙君振卿好爲詩用力絕勤道光甲辰游京師出其詩數百首示予予告之曰古人之文始之甚難而終之以易子之少作未足存也數日再過予示所爲詩則前數百首者無一存而爲之益勤詩亦益工荀子之言曰術正而心順之振卿幡然舍其所業以躡乎古氣充而力裕才博而志昌吾甚畏之反覆乎其詩猶夷動蕩久而愈不

可厭也其後振卿主講吾邑仰高書院倡和稍密每有所作則誇示予而督予爲之甚力其自存詩蓋莫多於是時亂後予居山中時時念君詩當益多謀一讀之以覘所進不可得而君亦旋卒既卒九年君弟君靖蒐輯遺稿屬予校定其死前數日尚有詩及予傷哉君且死不我忘也其亦所謂盡志以終力以庶幾有成者與君少致力元白後稍及子瞻放翁未嘗故爲高遠其絕遠流俗豔薄之爲一軌於正以能自達於古自甲辰始嗚呼是詩之存乃徒得之十年之間犇走流離以自道其湮鬱吾是以重悲君

小鄧尉梅花園詩文集序

往在長沙鄧禹民太守數示所爲詩五言長律至千言者累數篇喜其閎麗而流動自然與論詩人比興之旨禹民心折予言請爲弟子予弗敢承也閒歲予陳臬閩中禹民攝篆永綏以憂歸則以書來曰守官引嫌不敢脩及門之禮私尊所聞而已今居里中得自申其志脩業而請益予考宋儒仕宦而求師多矣郎朱子從學延平亦在涖仕之後今人以施之舉主及有所受恩而恥言問學詩於道微也如予淺陋無所窺仰禹民且求之勤屈而相從予固已偉之洎予自海外歸禹民之卒久

矣今歲壬午夏其子仲韓裒輯所爲詩文謀栞行之屬序於予自周之衰士大夫賦詩贈勞以文辭相高聖門學者尤重言詩自政事語言以至起居動作一澤之詩以爲其意悱惻芬芳而其言婉而多風感人者尤深也禹民政事才一試之永綏而懷感至今讀其詩友朋故舊殷勤之誼其哀無端而思無窮斯其發於情者誠爲有本也觀其於予纏緜篤實之意即其詩可知矣其古文及駢儷諸體皆若深造自得能盡其意之所欲言不可概之一藝嗚乎若禹民者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者耶時光緒八年夏六月

趙吟篁學博歸里吟序

往與甯鄉趙振卿同舉於鄉又同北行相與贈答爲歡時隨園詩猶盛行予獨喜昌黎之言以爲字向紙上皆軒昂者文家之妙諦也而振卿固守隨園家法予數規之題其詩稿三律末云君試芟蓬累予將據竈觚斯謀疏又拙視古或同符振卿則大韙予言後七八年振卿主講吾邑仰高書院出其詩名篇傑作廼然異於曩昔之爲予固驚其力之勤而進之速也而其弟吟篁搢卿相爲唱和亦數得之振卿集中又三四年予爲曾文正公轉餉甯鄉見振卿年纔四十龐然衰老相顧感歎嗣

是不復見而吟篁兄弟乃稍相過從道故今年春吟篁以永綏學博滿任考績長沙出示其醉吟閣詩一卷命曰歸里吟屬爲之序葢自赴官六年始得一道里門其距振卿之卒三十有二年矣弟搢卿尚健在然亦窮老而君詩優游和愉充然自得若有以內足於心昔白樂天嘗自號醉吟先生史稱其下偶俗好至數千篇君舟行未及兩月積詩七八十篇其自署醉吟閣意將以偶俗好也予獨悲振卿之詩進而日工而其年不及待以有傳而猶得諸弟之賡續之而若吾弟意城螯存詩文皆幸有成比年先後俱逝而吾獨以衰病之身精意銷

耗學殖日荒追憶生平舊游有如夢寐讀君詩而益愀然以思遽然以重自傷也時光緒十年春二月

趙吟篁醉吟閣詩集序

乙酉秋趙君吟篁自永順學官任滿回長沙類輯途次所爲詩曰歸里吟予旣序而栞行之矣逾年引疾而攜其醉吟閣詩集二十卷卷各爲集謀盡付栞曰永順僻遠吾就刻工長沙去官以存吾詩以屬嵩燾總而序之

吾觀古人執一藝以名世其先皆有陵躒萬物牢籠百態之心視一世人無當吾意乃折而斂其心於所執之藝樂之以終身及其爲之窮日夜廢寢食審所藝之程

度較其分寸毫釐犖然以求合於心雖其飢寒之迫身欣憂愉戚之環集吾前舉不足爲心累而益用之爲嬉娛以寄其蕭閒曠遠之思古詩人有積於其心感而觸焉託之吟詠以自見大抵然也吟篁之於詩亦旣樂之終身其所得之淺深吾誠有不能知而至棄官以營其詩以求幸有傳焉非其蕭閒曠遠游心萬物之表以博其趣於一藝者耶君子之求道與其居官任事而役役於得喪榮辱若甚有所繫戀不能自脫於心彼其自視曾不如一藝之爲是謂浮慕而外假夫浮慕而外假則是終身由之而不知其域也聞吟篁之風其亦瞿然有

動於心矣夫時光緒十有二年歲在丙戌夏四月

劍水詩鈔序

嘗愛左氏傳論謀帥之要曰說禮樂敦詩書而以爲詩書義之府也葢凡心意所發涵濡浸漑原本德義循乎道之序而極乎言之文則詩義備矣范史稱祭征虜在軍旅不忘俎豆對酒設樂雅歌投壺當時未知其文章何若而雍容嫻雅儒將之風其意量固閎也甯鄉周渭臣軍門提督隴列衆陳書覃思吟詠被服造次必於儒者軍興以來湘人起文學任將帥肩項相望一時武健彊力多知折節讀書軍行所至聞弦歌之聲周氏世

儒也君少值寇亂廢學徒步從軍轉戰兩湖閒躡粵而西歷黔蜀秦隴功日以高位日以崇入蜀登劍閣僚佐從賦詩君頫首四顧覽山川之雄峻倚柱擊劍作豪語諸兄桐峰孝廉驚曰此天籟也試爲之必以詩名君聞亦自奮日取古人詩讀之循章析義校其音節格律遇山水名勝輒一發攄既久益工秦隴故邊險曠覽古今形勝益發其沈雄激越之氣於是詩愈多名亦愈盛閒錄其劍水詩鈔屬嵩燾審定夫節士之言慷慨邊塞之音壯厲其所處異也而亦各隨其功名樹立震發其志氣陰山勅勒之歌華林笳鼓之奏激宕一時踔躒千古

而他文不具見將非嬰時多故腰弓橫槊乘陵瀉決亘不屑與綴文之士俯仰沈吟挈量尺寸者乎昔吳主使呂蒙蔣欽就學皆當貴盛時終以幹略稱湘中諸將多傑出特立之才亦由其能濟之以問學也而若君之豪蕩感激根原雅頌漱其芳潤而含茹之上巉巖絕大漠窮極乎軌域游揚乎藻翰則亦幸際中興之盛控御萬里民夷綏輯有以導其和平之旨而發其懷古之情跡其遭遇與其年壽之悠長又非諸將之所及也君所居甯潭之交曰靳江世傳靳尚墓在焉然靳氏當懷王頃襄之世由郢徙壽春徙陳無因至湘以南其名又無足

比附長沙志亦名之建江君以江源自嶽分透迤至潭最高者羅仙山矗立如劍脊爲易名曰劍江然吾觀君提一劍從戎略地數千里劃然若劍之利始爲詩又自劍閣則是江也君得專其名而人莫與爭旣取以名集劍水之名亦於是乎始夫豈不以其人哉

埶存蘿華山館遺集序

傳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然則詩之義上通於政教而下盡人事之變酌其行之宜而勸懲立焉極其言之文而情僞通焉蓋非徒敷文詭辯理性情而已有唐詩人如杜甫元結白居

易用其忠國愛民之心經緯物變牢籠百態猶有詩教之遺焉吾弟蟄存自少通敏喜立事凡人世嫉惡貞淫忻憂愉戚必務剖析條理之不與時相汩混其於友朋故舊困窮阨艱一引而納之其身情相卹而惠相周也而其爲言極事理之曲折昭德塞違以卽乎人心之安雖有忿爭糾紛得君言立解是以終身汲汲赴人之急不自寬假人以是賢君之爲而益歎美其才君尤自負其詩每有作反復馳驟昭宣[illegible]朗一如其爲人敷陳利病罔弗達也指發幽微罔弗應也聖人之言詩通於政而給於言君又用其所得於心者形爲詠歌衍爲言論

所以推行固有本末平其致之用也猶聖人之旨也顧念吾兄弟三人皆稍能讀書求有用之學吾性卞急於時多忤意墄稍能通方矣而懷斂退之心履貞介之節終不肯一自試其用君獨以才自喜樂以其心與力推而致之於人而亦終身望見仕宦戛戛然去之其施也不遐其欲以公之人終亦闕而不流情性固然耶無亦有不逹其志而因以自沮耶當同治之初天下蒸蒸向治道固昌矣君於是時亦思奮而求效夫君子之於世固求有以自逹折衝尊俎與其效命疆埸等耳不能逹而強之政既從政矣而固多方遏抑之使不得逹君子

誠懼乎此也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君惟知之而終不以一試其斯可與言詩矣乎君所爲詩無定本既卒其子龍允寅伯檢君遺篋裒得若干首而擇其文之可傳者附焉謀梓以行於世吾悲夫聖人言詩之意未足概於今之人也是以重爲君悲也時光緒十年歲在甲申冬十有一月

養知書屋文集卷六

湘陰郭嵩燾筠仙著

校訂朱子家禮序

秦溪楊氏言朱子服母喪參酌古今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名曰家禮既成一行童竊以逃先生易簀其書始出行於世而觀朱子跋張敬夫所輯三家禮範言嘗欲用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裁訂增損使覽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行之難顧以衰病不能及並不一及家禮瓊山邱氏尊用家禮別爲訂正刊行之其引元應氏家禮辨以爲非朱子所編未爲無徵國朝

白田王氏篤信朱子亦言家禮非朱子之書嵩燾竊求王氏之說徒以朱子之集未語及家禮因謂家禮序亦後人依仿禮範跋爲之則疑有未安者意或家禮始成遂亡去不復省錄耳黃勉齋李公晦陳北溪諸賢皆身及朱子之門其云是書失而復出必非虛語故如勉齋說其後頗有增損未及更定則可以爲非朱子之書則不可也葢禮經之亡至秦而極秦時所尙獨有法令蔑視先王之禮若弁髦然又禁民不得藏書是以律令頗有存者今承用者唐律意猶三代之遺歷代相承因時增益聖人精義之學往往而在而禮文顧闕焉漢世儒

者乃取禮經之遺推明其意轉相傳授其儀文度數散見於諸傳記亦得彙次之以稍推行於後世二千餘年天下相爲法守獨康成鄭氏及朱子之書耳家禮一書其大端一依司馬氏書儀而多本之鄭氏其於宗法所以繫其族行之尤力言之尤詳誠欲敦本善俗以蘄復乎古舍是奚由哉然三代之禮之言宗法所以嚴事宗廟祭而已冠昏之禮爲之父兄者主之於宗法無所繫則頗疑三代典禮之僅存於今日皆雜以鄭氏之說朱子又以意推衍之自宋以來代詳禮制而於品官家禮猶守朱子之遺說其文或繁或簡民間所尊尚但知有

朱子家禮不知其他而其間爲今世所遵行者蓋亦十無二三也嵩燾讀家禮之書反而求之禮意以推知古今因革之宜而達其變稍仿秦溪楊氏附注之例發明所以異同條次於後以斷合乎人心之安而通乎事變之會期使人不敢疑禮之難行以樂從事於復古邱氏所訂家禮爲今世通行本頗刪削原文參以己意而益病其繁亦疑其增損之或未盡當今一還朱子之舊而疏通所疑參稽討論要於可行俟言禮之君子擇焉西河毛氏家禮辨證求異朱子至上詆儀禮以爲出於秦之末世其言誠有過者弗敢從也

彭笙陔明史論略序

自唐劉知幾著史通辨史法得失而史論興所論者史法也其間政治醇澆之分人物賢奸之辨史固備錄之讀史者循而求得之無俟著錄若東陽葛氏涉史隨筆崇安胡氏讀史管見或因古人之事傅以己意或逞一己之辨求勝前人是非褒貶多失其平自明以來論說益繁大率不外此二者獨船山王氏通鑑論宋論通古今之變盡事理之宜其論事與人務窮析其精微而其言不過乎則嵩燾嘗欲綜論元明二代之史以附船山之後而未敢遽也新化彭笙陔著明史論略六卷首論

十六帝以挈其綱次舉一代大經大典或比而合之或分而列之以曲盡其義類通論八十餘篇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要一出之和平不爲詭激陗深之論而其言鑿鑿足以盡事變而資法戒庶幾史論之貫通有根柢者嘗論明季之亂基於嘉靖爲其摧折士大夫之氣過深而怙私自蔽持之過力有驕盈之心而無震動恪恭之意賊盜水旱不上聞而恩不下究然自謂能以力屈服一世之人心此明之所以侵尋渙散以趨於危亡也彭君於有明一代事蹟受成於心斷制權衡不差尺寸因附論明世興亡之機弁之簡端以見怙私自蔽發

於人主一日之心而貽禍數十年之後無可收拾有如影響其取類廣大而爲戒深也後有覽者可以思焉

丁冠西中西聞見錄選編序

周禮小行人掌邦國之禮籍其民利害與其禮俗政敎之順逆及有暴亂札凶與康樂和親安平各爲一書每國辨異之以周知天下之故而內史掌讀四方之事書外史掌四方之志又一繫其事於史官其於諸國之紀錄至周備矣於是設爲懷方氏以致四方之民爲合方氏以達四方之道路爲訓方氏以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所以通其財利同其好善者求之不厭其詳

引而導之不嫌其曲至也而又有土訓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誦訓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凡國之封域與其物產及其政敎人民之美可法而惡可爲勸懲者莫不編爲成書垂示天下無有能逃於聞見之外以自寬假者近歐洲諸國得此意以爲日報沿海書館仿行其法雜取民閒軼事傳會傳播以廣異聞冠西先生彙集日報之善者輯爲中西聞見錄一書萃日報爲月報甫十餘月而罷自以搜討之勤而懼流傳之不能廣也又彙集其善者爲中西聞見錄選編而以所得推步之方博物之旨附列其中夫西學之

借根方代傳爲東方法中國人所謂立天元也西人用之鍥而不已其法日新而中國至今爲絕學冠西主講同文館始用以爲教汲汲焉勤誨而不勸自明季利瑪竇倡西學於中國近偉勒亞力所著書尤精冠西遂講明而傳習之三人者相望數百年號爲博覽而冠西之功尤偉矣是編乃其著書之一種觀所著錄未嘗不以所學詔之人人而其大旨要歸於勸善規過用心之勤篤如此戴聖之言曰其爲人也壯不譔述老不傳授亦可謂無藝之民矣冠西賢哉抑何所藝之精而教之詳且盡也嵩燾老病衰殘因冠西追思戴氏無藝之言自

以愧悚爲揚其義於簡端昭示天下學者俾知西學之淵源皆三代之敎之所有事而冠西之爲人爲足任道藝相勖之資爲尤難能也

張叔平重刻萬卷讀餘序

臨泉康鏡溪先生家塾蒙求五卷張叔平刻之京師易其名曰萬卷讀餘其書分紀天地人物所錄次皆尋常可知者以敎家子弟初學者然也於天兼及推步於地並詳歷代沿革凡禮樂政刑下至宮室服食器用之微一一著其原始而統之於人經史典籍及　國朝職官與前代同異備具焉又略取北溪字義性情之屬推廣

至倫類列入部之首自劉向說苑新序詳載古先聞人行誼以資博覽昭法戒而崔豹古今注郭義恭廣志多紀事物爲成學治異聞者取資焉其後徐堅初學記王應麟小學紺珠以敎始學者所錄益博而泛無由一觀其要夫學之始必辨知夫天地萬物之宜古今賢否之別然後反之於身心道之於禮義其心易順以入世之學者騖於博而略於常窮於所難知而忽於所習知至有讀書取科名爲聲律之文而成夏不辨其世犴涼不測其方往往耳目近易茫然若未有聞是書也子弟初學所宜有事推其極考古以知事觀物以審宜自少逮

老莫能越也非夫攬萬卷之全以知教學之方奚以能約且要如是哉書成於乾隆三十四年刻於嘉慶七年而傳本絕少道光六年再刻之金陵同治七年又刻之漢陽至叔平四刻矣金陵再刻之年叔平始生已有萬卷書屋之名叔平既易名萬卷讀餘及求得是刻欣欣而樂一書之流傳其必非偶然也故附著之光緒二年夏六月

跋萬卷讀餘人部第三卷後

案人儀類自孔子下專紀兩廡從祀諸賢是以歐陽氏修司馬氏光王氏守仁皆不嫌重出而所載極有可疑

者如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激從祀崇聖祠同在嘉靖九年今不列孟孫激而列孔忠孔忠自在先賢之列不入崇聖祠也同時程珦朱松蔡元定同祀崇聖祠萬歷二十二年增入周輔成　國朝雍正二年增入張迪孟子弟子樂正克公都子萬章公孫丑並從祀並見孟子書皆所宜載七十餘賢惟載見之論語者蘧瑗林放實居兩序之首論語載其事特詳而顧遺之孔氏穎達劉氏敞朱氏光庭呂氏希哲游氏酢李氏燔始終未議從祀劉向入而復罷而列之正錄伏生高堂生毛氏萇孔氏安國蔡氏沈何氏基王氏栢陳氏獻章胡氏居仁從

祀久而列之附錄諸葛氏亮范氏仲淹陳氏浩羅氏欽順並雍正以前從祀至不一列其名此其去取有不可知者其崇聖祠增祀孟皮先賢增祀公孫僑公明儀先儒增祀毛氏亨許氏愼陸氏贄韓氏琦謝氏良佐袁氏燮李氏綱文氏天祥陸氏秀夫方氏孝孺曹氏端呂氏坤呂氏枏劉氏宗周黃氏道周孫氏奇逢並在道光以後所不及編列矣是書人物不及國朝而以兩廡從祀爲之綱陸氏隴其從祀在雍正二年亦所宜載其後湯氏斌張氏履祥陸氏世儀先後從祀者四人學校大典天下學者所矜式旣專次爲一類其詳略有未可苟

者因重刻是書爲補正之如此

龍皞丞堅白齋遺集序

聞之易曰脩辭立其誠非特辭之脩而應以誠也忠信之積立誠於先而傳之辭以究其指歸校其分寸毫釐以明人事之得失及古今制度損益人才高下準諸聖人之經以求當於吾心所得之理循乎道之序以應乎事之宜古之云脩辭如是而已龍君皞丞少與湘潭王王秋武岡鄧彌之倮之倡爲古學擯棄今世爲詩文者推源漢魏以上溯周秦王秋彌之各極其才力所致變化開闔出入神鬼而君幽渺淡泊深自斂抑其才氣納

之沖虛頹然若相忘於人世而諸君皆折節下之語其文以爲非今世有也然君志節卓犖見於行施於有政發揚蹈厲頡頏古人所至有光氣非若枯槁寂寞之爲者久與之處及考之生平沈潛乎經術涵泳乎性情一由其積累深厚安而行之無有矯飾矜張於其間則宜其文高古純懿稱其人也所謂立其誠者非耶君詩古今體皆五書而文獨長於論事所存稿皆其自定病且亟授蒿盦爲序君旣歿而詩文存者益貴重於是爲合而序之屬君弟爵生芝生與君子璋刊行楚以南固多奇傑非常之材而文學猶闇弗彰自頃二十年人文蔚

興日新月異實君與王秋彌之諸君發其端而君頗獨以吏事自效既病痺歸鄉兩足重著不移四五年而君固不廢學尤孜孜以奬掖後進爲心充君之才極君之志文章道德之歸誠無有過之者也讀其詩與文想見其人而知有以主乎其先者古之君子所以傳至於今爲脩辭者示之準其道如是讀君文者可以自得焉

譚荔仙四照堂詩集序

詩上原於道德下周乎民俗其旨深其音雅而古今詩人閔亂憂危哀傷怨鬱憤惋悽厲則其詞往往多工詩之作也其衰叔之世乎今天下之詩葢莫盛於湘潭尤

傑者曰王王秋蔡與循其言詩取潘陸謝鮑爲準則歷詆韓蘇以降以蘄復古予以爲詩之廢興時也李杜興而王楊盧駱之體屈蘇梅作而溫李之響廢元好問力詆蘇黄而虞揭衍其流何景明上疑李杜而王蔡乃昌其敎詩之盛於潭也固宜譚君荔仙潭人之能詩者鄭其四照堂集示予其生平遊覽及與一時賢士大夫游必寓之詩而淋漓感激因事稱情不專主潘陸謝鮑之爲也要之怨怒哀思政散民流亂世之音皆無有也意者時雖急而固不終於亂與雖然曹植陶潛杜甫之憂讒畏譏憤世疾俗其視潘陸謝鮑之時抑何如也詩之

與時相盛衰吾又終疑之譚君能一言之以開予否也

陳右銘觀察贈別詩序

有地千餘里大川巨防周秦及漢唐瓌觀勝蹟撫臨而納之宇下又於其時行治河隄考覽禹蹟以究知歷代疏防得失爲　天子奠安元元游觀適於心目功業施於國家右銘觀察被　詔分巡河北漳衞懷之地實兼得之夫水之性猶民也大禹順之戰國以還隄而防之久之而激蕩橫溢盡失其性能者儆精爲之制一時而已從而順之其道無由觀察所治河實當濟派東流入河處濟水湍悍既入而河勢益橫遂爲兗冀諸州受河

患之始其北漳衞二水皆大川汎濫於渤海歲潦則流溢浩瀚瀰迤旱又無所資以宣洩自魏時從滎陽下引河爲鴻溝通曹衞而渠引漳水溉鄴以富河內多在今觀察所治地水性遷移而陵谷高下之勢亦隨以變循故道求之不可得也善治民者防其害以有董勸之方善治水者收其利以有蓄洩之術望古以證今因利而善道觀察往歷辰沅通民情興水利爲有儒者之效吾見其所治益大而功益盛由河北諸州以溉之天下無窮也嵩燾旣前爲序以贈觀察之行而導楚人之思張君笠臣又相率爲詩歌褒美敷陳賡颺而推大之嵩燾

亦爲詩以附諸君之後又推其意敘之簡端亦以明夫詩之作葢非徒爲謳歌頌禱之私也

趙君靖悔初集序

往與趙振卿同年以詩相切劘閒出其弟君靖詩商訂得失每得吾言委棄己意以從所指授更爲之無稍恡與其兄振卿躡迹古作者窮追力踐俛焉日有孳孳吾甚畏之而與君靖始終不及一見咸豐戊午己未閒吾居京師君靖館予家與吾弟意城唱和尤勤振卿已前卒而吾老病廢詩私念君靖久處鄉里憔悴專一其所爲必有大過人者而固不一求讀其詩考知其進境爲

何如則予之頽放亦可知矣其後君靖舉壬戌鄉試選授慈利學官學官職清簡慈利當澧水上源漊水自西會於城下亦山水環聚處也君靖於此意甚娛詩亦益多未幾君靖死其兄斐卿出其詩曰悔初集者屬序而刊行之余嘗語振卿古人云詩皆有餘於詩之外其志氣鬱結終已不得發攄一寄之於詩及其成名則必嘗致精以盡其變侵尋漸漬以研其幾而後可以詣深造微從容自得昌黎之言曰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振卿甚韙余言一日盡捐棄去其舊作充然自悟觀君靖所以自名其集及自述其存詩之旨猶振卿意也趙氏一

門羣從皆能詩振卿出入蘇陸之閒無意與古人較長自然卓出於時君靖詩比和事實馳騁議論不及振卿之超逸而沈實過之二人者乃皆不及中壽以使各盡其所長誠亦吾楚詩人之厄非趙氏之私痛已也然讀君靖詩窮極妍巧而不越求之質實則亦足盡詩人之能事矣

熊鶴村甌宇疊韻百首序

唐以前和詩各爲韻自皮襲美陸魯望始用本韻相酬荅然載之松陵唱和集者亦不專用本韻也至宋而爭險鬭捷出奇無窮蘇黃出而更唱迭和爲極詣矣至後

乃編次爲坡門酬唱集謂觀此立盡和詩之能事也其多者元馮海粟與中峯僧梅花百詠至各疊春字韻七律一百首大抵和韻之作相持校勝險怪百出所謂乘人以掩取其巧者也鶴村先生偶飲黃午樓宅卽席得甌字韻詩旋過絜園飲追誦之又疊一詩自是同人閒有和作先生亦輒荅之而亦不與人爭勝兩年之中自吟自疊積至一百餘首分兩次栞行首曰五十疊次曰百疊而所作仍未有已也文人之心各極其巧後來者輒思揜前人而勝之詩至杜公百韻止矣近潘少伯至數百韻以一詩爲一卷和詩至馮氏百詠止矣而先生

疊至百餘而未有已此亦見天地之機引之而不窮泄之而日出以爲如是而遂已者君子弗尚也是詩也可以爲先生引年之資可以論文可以語道先生儻謂然乎

李鹿苹竹石山房遺詩序

李鹿苹學博竹石山房遺詩一卷皆其司權澧陽與同時諸君唱酬之作爲其子所錄存者鹿苹爲人嗜酒高曠不以繩尺自檢所居梓木洞萬山中翛然人境之外吾與今相國左公避亂山中實自鹿苹發之其後部使者駱文忠公督治民團及籌積穀亦多出鹿苹之力嗣

是以籌餉從公十餘年所爲詩皆出自羈旅奔走勞悴中久之忽若有不樂者竟辭去蓋其灑落塵埃之表不樂拘係馳騁其素性然也鹿莘既卒八年其子始謀彙其詩刻存之並檢得其大父及其世父從兄所爲各體詩合得數首附刻以行其詩雖不多而其精神意趣留貽文字之閒皆可以髣髴得其爲人爰綴數語簡端稍具其始末以諗來者

金眉生煙雨尋鷗圖卷序

嘉興鴛鴦湖上故有煙雨樓吳越時錢氏所建下瞷湖波迷漫千里盪若無際於雨景尤宜余往來嘉興再登

其上始年二十時客游極山水之勝與句容唐魯泉長安李薇生畫壁爲詩慷慨酣嬉沈雄壯厲不可一世丙辰再游陽湖周弢甫與焉於時鎭江陷賊四年王師急征討鼓鼙之聲相聞兩人者憑闌欷歔無復向者登臨賦詩之樂前後十餘年閒江山之觀未始有異而人事變於外憂樂應於心山川草木亦如是寓焉而發其悲憂愉佚之情未有爽焉者金眉生都轉以所作煙雨尋鷗圖徵序於予同治乙丑王少鶴通政來自京師眉生招同陳芰裳太史泛舟爲鴛湖之游相與尋煙雨樓故址少鶴爲賦木蘭花慢詞芰裳眉生繼之因爲圖以紀

盛葢與余丙辰之游相距又十年所謂煙雨樓者蔓草荒蕪不可復尋三人者以高才負時重望而詘於仕宦其於身世之際淒涼感歎殆過於予而覩所爲詞撫景流連其詞甚悲而意反若有餘亂離之後誠不意復有今日追思往事遂如夢寐而江山吟嘯猶及此三數人者一時健在三君子之情與予及𢧐甫向者之情固未始不同也往者相國曾公與巴陵吳南屏舍人游莫愁湖賦詩有云黃金可成河可塞惟有好懷不易開曾公以身負天下之重終日憂而不見有可樂即欲尋求古人遺蹟從容憑弔亦有不能然則三君子蕭閒放適自

得於湖山之外以悲以喜惟意所向且有非曾公所能及者讀三君子之辭使我神游三茆五茸之閒悽然以思而益慨然以歎也

津市吳氏支譜序

澧州吳氏其傳自宋元之交至明時乃貴盛凡歷三百餘年有遷居澧之津市者曰廷章傳又百餘年繁衍殷厚自湖以南言望族以津市吳氏安福蔣氏稱首蓋澧產也禹貢敘澧九江之前唐以來有湖南北之名而澧實隸湖北　國朝澧別爲州始改隸湖南嘗疑洞庭一湖之汎濫蓋在宋元之世澧水入湖渟滀涵肆而流乃

盛人文物望亦加隆焉津市澧水之衝吳氏之興亦資物望誠非偶然萊庭觀察脩輯吳氏支譜斷自廷章之遷津市者譬諸水儲之藪澤輸之溟渤極流溢之盛而推其源所自出洪纖廣陿各有其流派匯而納之一川川之廣博其流必長引其源而導之疏瀹之功於是乎始萊庭有志於族譜而先輯其支譜以明其派別其亦疏瀹之始功乎吾獨嘉乎吳氏之在津市者有施濟之功有晉敘之榮家給人足禮讓蒸蒸萊庭涖仕有政聲且貴顯矣而遽歸以勸其德於鄉以和輯其族人其約取近支之可推尋者而譜其實猶親親之義也親親仁

也推而達之無窮獨一譜也歟哉

蘇氏族譜序

湘陰邑郡城之北地廣二百餘里爲望縣歷宋迄今人文亦稍具矣而列名史傳者無幾人焉明宏治間有以孝廉旌於朝者得附名孝義傳實惟蘇氏故蘇氏於邑爲望族科名孝友相嬗不絕而歷傳數百年譜法未具少泉孝廉始創譜法取舊譜草本輯而新之而徵序於予予惟蘇氏得姓於司寇蘇公著見於尚書凡姓氏肇始經傳者莫蘇氏若也於漢於唐曰武功於宋曰眉山焜燿乎古今發皇乎觀聽今是譜也不侈徵於遠而詳

實於近所述譜法有足觀者其益務董率族之人脩孝義君之實行延史冊之休揚前人之烈蘇氏之宗之益光且大也有日矣予又拭目俟之

營盤洲張氏族譜序

營盤洲張氏自鄂徙居湘陰實當康熙之初其時保賦圍尚未興脩所治洲土而已乾隆十一年保賦圍成爲城河西岸保障而營盤洲適當圍之東北隅故張氏雖寄籍而於保賦圍受業爲最先圍民莫有及者自康熙以來煦濡涵育百餘年之久圍地廣衍而土益沃物產蕃多易豐以殖於是張氏遂爲盛族道光之季保賦圍

屢圮於水寖廢不脩張氏數百人凋喪零落或徙他所淮西上舍閔其族人之將散而不可紀也稍因舊譜之遺自始遷祖以來迄於今茲接續編輯之而徵序於予予惟天時地利興廢不常而惟其人焉以相維持於不敝上舍以其敬宗收族之意起疲敝之餘輯其族屬之可紀者使其散者得比而同之遠者得聯而合之其用意亦勤矣予故序次張氏遷徙之由與上舍所以脩輯是譜之意弁諸簡端亦使張氏族人聞此知所興起焉

安化梁氏族譜序

世族之傳由來久遠而自唐兩稅行士夫受田無永業

轉徙者多著籍累世數百年益不恆有也其間流傳久者家法必稍脩明焉人才亦必常賡續以生而有以維持之安化梁氏自宋南渡初由湘鄉徙居安化歷今七百餘年所傳族譜入　國朝凡三脩推大以保合其族人至精以約亦足以見家法之淵源有自來也氏族略稱平王封秦仲支子於夏陽爲梁伯春秋於僖公十九年言梁併於秦然則梁立國數十年耳東觀漢記言梁與秦同祖出自伯翳漢書臣瓚注秦併梁後始爲夏陽氏族略所言封秦仲支子於夏陽者疑非事實而左氏傳桓公三年有梁宏莊公二十八年有梁五閔公二年

有梁餘子養僖公六年有梁由靡僖公三十三年有梁宏又下及文公之世上距桓公八十餘年是又一梁宏也文公八年有梁益耳爲晉之梁氏桓公九年有梁子爲魯之梁氏家語梁鱣齊人爲齊之梁氏梁氏之族著見春秋者甚繁不必盡爲嬴氏後漢書梁統傳云晉大夫梁益耳卽其先也而歷次其五世祖子都生橋橋生溥溥生延並無河興名漢世因秦郡爲封國或稱國地理志亦無名迪國者功臣表獨有合陽侯梁喜未箸河興封迪國侯事范史詳梁統先世推原晉大夫梁益耳其他不能詳也乃欲於二千餘年之後一家之譜比而

次之而以安定粱氏附諸晉人粱鱣之後使學士大夫疑惑非所以傳信也粱氏以始遷安化御史府君爲初祖而追溯潭州府君先有賜第長沙潭州以上世次不能明闕之可矣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世繫辨昭穆夫不能爲昭穆之辨則於世次何繫焉歷代源流詳其始末於序以志受姓之由反本追始君子將有取於斯義而隱約其詞著之於表非譜法所宜粱氏之譜之傳爲家法者善矣其備具祀田義田以見故家締造之艱難詔子孫世守之用意良厚嵩燾因討論粱氏之散見春秋史傳者明世次之非一源而紀載之不容遠及也

梁氏多賢其將有採於吾言也夫

蕭氏族譜序

予家居喜聞鄉人談述家世其傳世四五百年輒相與驚歎其久遠以爲難而其間盛衰遞嬗歷年久而生聚保惠以無替其家風者蓋尤難也城東蕭氏祠少時數游觀其地甚陿隘而歲時祭祀整肅有規度里人稱其舊家其後徵求世族推知鄉先輩之遺烈蕭氏當明之世科名仕宦有明德者固繁也而其遷湘實在宋元之交歷今且六百年可不謂久遠者乎夫世家巨族相爲廢興固亦有氣運存焉而能相保相守讀書治生業自

處於不可廢而將有重興之機使人披目誒之則亦存乎其人而已蕭氏故有譜人　國朝凡三脩新吾上舍又彙集其家丁口纂而續之徵序於予嘗竊以爲譜之作陳家世表人物而要常使孝弟禮讓之風維持於弗墬蕭氏傳世之久如是其必有當乎斯義也循而守之昌而大之余滋有望焉

巢氏族譜序

鄭樵通志有譜圖略而若劉孝標世說注所引諸家譜甚備歷唐譜牒尤盛已無有能紀錄者葢譜者一家之私書也故其傳絕稀歐陽氏譜蘇氏譜編之文集至今

舉以爲式然二家之譜各有義例世俗能知而辨之者
亦無幾焉予編次族譜頗發明其義曰巢君湘夫來言
曰吾巢氏之譜脩於嘉慶某年族長者謀續纂之將求
君家譜爲式俾吾族之人有循焉予曰遠哉君之爲族
也其有巢氏之苗胄乎凡爲譜必有據依以記其家世
之所由殷之封國有巢伯國於吳楚閒所謂居鄛城也
許由亦號巢父漢章帝時有太常巢堪受姓命氏之原
舊矣而傳者少迄今爲單族湘夫言其家自明洪武時
有璜琪璜道者由江西萬載徙家於湘世爲儒補博士
弟子員者數十人近頗以武功顯有舉武進士名坊者

有爲副將日昇參戎端甫者五百餘年之族姓譜家罕能及之然則巢氏之譜不待追溯久遠而諗爲吾邑之望族也譜者收族者也族愈大流傳愈遠紀載之當否傳疑傳信受之後人劉氏世說注所引今讀之諸家源流本末猶若身際其時與之周旋至於脩百世之業存一家之言譜法宜並詳焉湘夫往以是語族之人譜牒之盛亦孰有逾於是者哉

羅氏族譜序

湘陰古羅國羅始國於宜城西爲楚所逼徙之枝江又南徙之湘汨水東北流經故城西謂之汨羅故羅小國

而東西流蔓千餘里後遂併於楚歷秦漢其苗裔無傳宋以來吉水羅氏獨顯往與湘鄉羅忠節公語道其家世謂自湖以南諸羅氏皆原本吉水從族望也予曾大母故韓灣羅氏先中憲公始生猶及羅氏盛時曾大母父位宏公有善行貲產歲入鉅萬推與無倦曰吾與贏於貲甯贏於施後子孫稍貧或他徙韓灣羅氏遂微位宏公元孫麓山以學行有名慨然念其家以時盛衰而族譜未輯因其先人化池公遺本編纂之自高祖位宏公以上推溯之得十餘世中閒或軼其名其家世之由來無可考見博求湘人之同氏者得其地曰羅家山羅

家崙羅家坊者數十而羅氏之族纔數家因言曰吾羅之盛於昔而微於今也流傳舊矣其古羅國之遺乎予因考杜預左氏注羅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枝江而南漳縣南亦有羅國故城顏師古急就篇注羅在今房州蓋江漢之間數百里爲羅國城者四今平江縣南亦有羅子城與湘陰故羅川城相望數十里世遠年湮各以所聞指目之卽其地有難詳者又古者以官命族周禮夏官有羅氏所稱芑氏始爲羅是也顏注史記汨水在羅今平江也而汨水西入江故有汨羅山夫彝亦有羅江皆楚南地亦可以地爲氏羅之爲族大矣然爲國氏

可徵信蓋楚熊姓之支屬也楚之有羅其源固遠矣哉麓山之爲譜也推原受姓之由而錄其所可紀者以爲始祖先世善言美行勤勤著之無濫無遺其於譜法爲能得其通而其用心亦勤矣予因歷徵羅之繫國與其命官以爲族者相爲引伸之其譜義法之精麓山言之益詳無俟予之張而大之也

募脩上林寺小引

佛法入中國垂三千年所言明心見性之旨與吾道相爲異同今之僧衆罕有傳焉獨其所爲戒律其徒固世守之有非吾儒所能及者彼教中神通衍爲北宗其於

生死來去神鬼怪祕誠若有以盡其變爲人所敬信則今喇嘛僧是也爲僧衆者因緣附會舍其眞實而求權應而南宗之傳亦微要其象教之設與禪眞之所棲止盛衰興廢歷時百變固嘗有人焉持其後教以延而弗絕上林寺者唐戒靈禪師演法之所也遞傳至康熙初懋功禪師實昌其緒而布政使郎公因其寺基恢廓而崇大之遂爲會垣名刹十方接引飯僧常數百人而其後侵尋爲刊刻官書之所僧寮闃然莫庇其生寺亦頹廢逾半多治爲民居劒州李公來爲布政使檄書吏還諸寺僧於是西枝和尚實住持斯寺感李公之加惠重

啟法門建戒律既乃顧瞻寺宇喟然曰是寺重脩於郎公又二百年僘壞不治且日壓矣佛殿之存者棟桷摧朽架木枝柱之又十餘年於茲今傳次在予而令是寺及予身而圮無以贊益李公之德而承其延厥咎滋大謀博徵同志式宏佛教葺而新之屬嵩肅爲之引巽時會垣上林沕潭開福三寺爲僧衆聚集之區居者有所安行者有所庇法教普焉志願宏焉沕潭開福寺基僅存獨上林寺猶爲叢林不宜更就傾頹使戒靈一鉢之傳迄今而就荒也夫彼教所以覺悟愚民常有所偏勝晉梁以來釋老代興及今而俱衰微則耶穌之强民以

崇事者興焉佛之教日引召其徒偕而行之其傳有所歸而其流有所止使人知其爲教猶不踰乎心性以無急折而入於耶穌也儻亦吾儒之志也與